

州眼龍圖名烟龍興

德記  
德記  
德記  
德記  
德記

德記  
德記  
德記  
德記  
德記

佛曆二五三二年二月初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9

(全一百冊)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山田龍城

本書譯者：許洋主

主編：監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9

# 梵語佛典導論

山田龍城 著  
許 洋 主 譯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白聖大師序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為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為大正藏、卍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為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

、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為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為艱難。謂之為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 印順大師序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

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 星雲大師序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學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為

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  
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星雲

## 淨心大師序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之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

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為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為「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為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心

## 演培大師序

自釋尊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歷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

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適城

## 永惺大師序

兩千多年來，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弘傳，大體發展成下列六大系統。此即印度佛教、南傳佛教、中亞佛教、中國佛教、西藏佛教、與日韓佛教。這六大系統之中，除了印度與中亞兩大系統已告衰竭之外、其餘各系統都仍然是該地區人民的重要宗教信仰。佛教對世界影響之大、佛法瀰漫人間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舊日的佛教研究，一向局限於傳統中國佛教內涵的探索，對於其他各系的教義發展及傳播，較少專著出現。因此，一般人除了知道一些印度佛教的皮毛之外，對中亞、西藏、南傳、及日韓各系、往往毫無所知。在國際關係至為頻繁的今日，這不能不說是是一項缺憾。

近數年來，對這一問題開始措意的學界人士、漸不乏人、而作大規模介紹的，當以華宇出版社這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為最受矚目。這部譯叢不祇介紹世界各系的佛教，而且也遙譯甚多二十世紀的嶄新佛教研究成果。因此，這不祇可以擴大國人的佛教研究視野，而且也可為國內的佛學研究，作一次紮根工作。這種氣魄與願力，實在值得讚嘆隨喜。

余弘化香江多年，對佛教文化與教育的關懷，一

直未敢稍懈，因此，看到華宇出版社推出這部皇皇巨著，乃頗有「深得我心」的感覺。一九八六年歲末，華宇出版社朱蔣居士與佛教學者藍吉富教授來香港造訪，為「譯叢」索序於余，故略贅數語，以為之序。

釋永惺



## 聖印大師序

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人類知識的爆發性進展，使佛教的研究與信仰方式，也產生極大的變化。不論研究者或信仰者，對於佛教的認識與研索態度，都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不盲從。

在這種情勢下，現代的弘法人員，如果只沿襲舊有的方式、一成不變地從事弘法工作的話，恐怕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更難以使那些喜好深入理解佛法的現代知識份子感到滿足。職是之故，吸收融滙國際學術界的佛教研究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並以之為弘法素材，這應是目下佛教弘法人員的當務之急。

華宇出版社朱蔣元居士有鑒於此，乃聘請佛教文獻學者藍吉富居士及青年學者多人，成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費時歷四年，耗資數千萬，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國際佛學名著達百冊之數。像這樣龐大的文化事業，設非發大心、弘大法者，何能如此！

衲衲為弘法工作者之一員，數十年來奔走海內外，深知佛教弘法事業之甘苦，更深知佛教文化事業之不易為。因此，對朱居士之大氣魄、大發心，深感讚嘆。朱居士徵序於予，隨喜之餘，爰贅數語如此。

聖印

## 編者序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濶；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

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給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蒼吉富

## 出版前言

本書是近百年來日本佛學界在文獻學方面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山田龍城博士原有一鉅著：「大乘佛教成立論序說」（平樂寺書店出版），本書即是該鉅著的資料篇。原書書名為「梵語佛典の諸文獻」，中文譯名由「譯叢」編輯部改為今名。

作者的「大乘佛教成立論序說」一書，根據大量文獻描述菩薩道思想的發展過程，並闡明大乘佛教的形成等問題，在大乘佛教的研究圈內，是一部劃時代的鉅著，可惜在國內不易覓得合適的翻譯人選，乃無法收入「譯叢」之中。至於「梵語佛典導論」，雖然是前者的附錄，但是全書是近百年來世界各國之梵語文獻學成果的集大成，於華譯聖典的主要原典——梵語文獻所作的綜合整理之功，可謂舉世難覓其匹。因此，對於在這方面的成績完全空白的台灣佛學界而言，這部書在研究上可能產生的導引啓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由於本書內容所涉及的專業知識、專有名詞等甚為廣泛，在台灣要覓一能從容駕御全書的人甚不易得，因此，本書的這部中譯，距離學術界的理想尚遠。

這是必須請讀者鑒諒的。原書卷末附有「補說與註記」與「執筆一覽」二篇，限於篇幅，此處從略。

作者山田龍城博士（一八九五～一九七九），日本岐阜市人。為淨土真宗之僧侶。畢業於東京大學，曾留學法國。歷任日本龍谷大學、東北大學等校教授及武藏野女子大學校長等職。

## 序言

要研究大乘佛教，就不能忽視其原典——梵語佛典。因此，我盡可能的蒐集向來有關梵語佛典的報告、出版、研究等的文獻，加以有系統的整理而成此第二冊。本論所敘述的，當然只算是前篇（編按：即「大乘佛教成立論序說」）的註記，但也另有獨立的意義。

除梵語佛典之外，尚流傳阿耨尼語（吐火羅語 A）、龜茲語（吐火羅語 B）、于闐語、粟特語、維吾兒語、西夏語、蒙古語、滿洲語等各種佛典；今後的大乘佛教研究對這些也不能忽視。但它們大多數只有片斷，或是轉譯、重譯，對研究很難有用處。因此，最早而且以比較有條理的形式流傳的梵語原典負有重大的使命，為推進研究的支柱。

但從事梵語佛典的研究，要以對漢譯、巴利語、藏譯大藏經及其註釋書的知識為基礎，不能不具備這種知識。近來，日本的巴利語、西藏語的知識大進，而且日本自古以來就透過漢譯佛典，培植優異的研究地盤。這些知識對今後的佛典研究也大有裨益吧（註

一)。

但即使利用這些知識，也需要廣知內外的研究成果。若本書在這一方面，對初學者能有幫助，則幸甚矣。

日本的學界，由於不幸的事故，而有一段時間陷於與諸外國的研究絕緣的狀態。但那時期的空白現在似乎也逐漸收回了。筆者以往（西元1929年）曾發表「梵文佛典研究の二方面」（龍大論叢No. 287），到現在三十年的歲月早已流逝。此間，內外發表的研究不少。因此，老早就感到有修補舊稿的缺失的必要，但在這些日子以前，一直不能完成這個義務。因此，雖然對蘇俄和中國的研究活動不能充分了解，但我想無論如何還是以這種形式把它作好，以盡一部分的責任。所以，這一篇雖來自三十年前的舊稿，但將它加以發展而於最近發表的「梵語佛典の文獻學序說」（註二）是直接的基礎。

但此論文發表後，從許多學者得到有益的教示，因此在本篇，除改變其組織之外，在內容上也補充不足之處，並添加其後發表的研究；以新面目出現，乞求學者指教。

本篇特別改寫的部分，以第Ⅳ章和第Ⅴ章最多。「諸論」內，由於阿毗達磨的關係，而介紹日本古傳



的貝葉。又在「秘密」，對密教的發展也略加追蹤，但關於後期的密教，因屬於西藏文獻的範圍，所以只有等今後的研究。

附於卷末的「般若經五會諸本內容比較表」是前篇第一部第六章的補充，但若能藉各品相互的比較，在有關大乘經典發達經緯的方面，對將來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暗示，則幸甚矣。

順便希望欲利用本書的初學者能先將本篇全部看過，以得到全盤的了解。佛教的聖典不是一一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關連、層層疊疊（註三）而成爲一體的。我相信若留意這點而讀此篇，則讀者會發覺，例如要理解密教，甚至得追溯到阿含；要把握大乘論書，般若經的知識是不可欠缺的。我相信他也會發覺，不懂譬喻文學就不能理解法華經；不懂佛傳、讀佛文學就不能理解華嚴經。

究竟佛教的聖典，如毘奈耶、譬喻、佛傳、讀佛，不是從開始就分化的，而是各自獨立於發展的途上的。可是，許多經典以阿含一經爲源流而成立的事例（註四），也屢見不鮮。因此，要了解一部聖典，不可不預先查出它在全部聖典中具有什麼地位。

此篇能完成，得到曾就讀於東北大學研究所的佐伯真光君（目前在修東大博士課程）的幫助極多。關

於本篇的一切資料，他直接就筆者的藏書和東北大學圖書館、東洋文庫、東京大學印度哲學梵文學研究室、大正大學梵文學研究室等的藏書加以確認，年代、出版地及頁數等一切方面，都力求正確。而且，第Ⅱ章「原始」、第Ⅲ章「大乘」、第Ⅳ章「諸論」的草稿，全由他擔當。又，最後的「補說と註記」及「執筆一覽」也是他作的。因此，這些部分都是佐伯君的功勞。（「譯叢」編按：「補說と註記」及「執筆一覽」，本書從略。）

又，關於第Ⅴ章「秘密」，正在修東北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的松長有慶君，按照羽田野助教授的指導，從事艱難的原典分類，並擔當其註記。

本篇全部的表，幾乎全由也正在修東北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的塚本啓祥所整理，他也擔當索引的製作，對原稿的整理和繕寫等事務，也都不惜協助。

此外，關於阿毗達磨的部分，正在修東北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的山田恭道君，也提供助力。與研究室有關的全體諸君，以助手北條賢三君爲首，都多少給予協助。若沒有這些年輕學者的支援，則本篇不能見天日。

遠因教我的諸位老師、常鼓勵我的諸位前輩和同事的恩惠，近因年輕而優秀的學者的努力，此篇得以

完成。但意料不到的錯失一定不少。馬杜斯格那·沙拉斯瓦第曾經這樣說過：「若有錯，則全在於我」；在此誠實的話語之前，我只有正襟而已。

昭和33年10月

山田龍城

附 註

註一：法文的佛教辭典「法寶義林」( I — III . a — c , 別冊·目錄 ) , 目前在出版中, 但得到世界學者的好評。其特色為標題的項目全照日文的訓讀。此與 Lévi 、高楠兩博士的不了解日本古來的佛教研究, 則不能研究大乘佛教的見解一致。

註二：拙稿：梵語佛典的文獻學序說, 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 第8號, 昭和33年12月, pp. 222 — 410 。這是當作對藉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而做的綜合研究——「大乘佛教の展開に於ける文化と思想の關連」——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而發表的。

註三：例如唐玄宗( 713 — 755 )時, 沙門悟空在中印度得到十力經( 大正 17, p. 715 c, L. 9 ) , 但此經由來自龜茲、叫做蓮華精進( 勿提提犀魚 ) 的學者譯出。此經是由伯希和( 本書 pp. 36. 94 ) 、斯坦因( 本書 p. 37 ) 、Grünwedel 和 Le Coq (

本書 p. 43 ) 發現的，分由 Lévi 和久野、Poussin、Waldschmidt 加以研究、發表。可是，此十力經雖大體上可視為屬於阿含部，但佛傳（大正 3, p. 472 a, L. 10）也提到十力的問題，パシヤ（大正 27, p.156 c）、俱舍（大正 29, p.140 b）也說到它，般若（大正 8, p. 569 a 以下）亦然。因此，龍樹也為它作註（大正 25, p. 235 c），但到華嚴，則產生不同的看法（大正 9, p.649 c）；大集經（大正 13, p.33 c）和瑜伽論（大正 30, p.569 a 以下）又將其研究推進。如是，一經關係之處，橫豎都有很廣的關連。

註四：例如 *Ātānāṭiya* 經在巴利長部（本書 p. 40），無漢譯，但從漢譯的十誦律可推知它。此經與孔雀經類——密教經典的先驅——有密切的關係，但不久它成爲大集經（係大乘經典）的要素，且在毘沙門天王經——出現於唐、宋時的秘密經典——形成之際，負有重要的任務。

# 目次

出版前言

序言

<b>I 型態</b>	1	原典的蒐集·····	1
	2	字母的系統·····	15
	3	寫本的材料·····	25
	4	字體的變化·····	33
	5	聖典的語言·····	47
	6	傳承的發端·····	57
	7	目錄的類別·····	63
<b>II 原始</b>	8	阿含類·····	75
	9	毘奈耶類·····	135
	10	譬喻文學·····	149
	11	佛傳文學·····	165
	12	讚佛文學·····	175
<b>III 大乘</b>	13	般若經類·····	215
	14	華嚴經類·····	235
	15	法華經類·····	243
	16	涅槃經類·····	253
	17	寶積經類·····	255

	18	大集經類·····	269
	19	諸經集類·····	273
IV	諸論	20	毘曇類····· 299
		21	中觀論書····· 325
		22	瑜伽論書····· 341
		23	後期諸論····· 371
V	秘密	24	所作經疏····· 403
		25	行瑜伽類····· 449
		26	無上瑜伽····· 459
		27	秘密拾遺····· 505

# 1 原典的蒐集

文化遺產容易破壞。託傳於特別薄弱的紙片上的文字，暴露於各種危險中而仍被保存到現在。號稱有八千餘卷的漢譯大藏經，以及在數量上不少於它的西藏譯大藏經，很幸運的，幾世紀以來已付印出版；且南傳巴利文佛典也於前世紀末刊行於世。

但梵文佛典的情形就不同。在中國譯出的許多經論中，不乏由口授而譯出的。不過，一般都是帶來書寫的本，由個人或在公家的譯場翻譯的。雖然如此，但漢譯之際所使用的原本究竟如何處置呢？有關這點的消息，在中國文獻上，到現在還不會看到（註一）。在中國不能找到原典，同樣的，在印度本土，佛典的原文也可說幾乎不傳（註二）。

尼泊爾 保有梵文原典的，只有免於回教之難的尼泊爾。由居留此地二十餘年的 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1894）開始的寫本蒐集，把多數梵文佛典的存在傳給歐洲學者知道，於是學術界對這個報告的興趣頓然高昂起來。其後，以英國的 Daniel Wright 和 Cecil Bendall 爲首，加上法國的 Silvan

Lévi 博士，以及日本的河口慧海師、高楠順次郎博士、榊亮三郎博士等的努力，有不少原典被搜集到。印度的 Rājendra Lāla Mitra 和英國的 Cecil Bendall 從事原典的整理，法國的碩學之士 E. Burnouf (1801 8/12 — 1852 5/23) 的研究更深及原典的內容。

此外，Cowell 和 Eggeling 的整理，法國的 A. Cabaton 及印度的 Haraprasād Śāstri 的佛典寫本目錄等也都公布刊行。近來松濤誠廉的 Bir 圖書館的佛典寫本的目錄也刊行不少。

但這些只是以梵文原典為研究對象而提出的。接着應解決的問題是諸本的校訂出版。到現在所搜集的梵語佛典寫本，若把長短諸經合起來計算，大概遠超過一千種吧。經半世紀以上各國學者的努力而校訂出版的，長短合起來，也有一百幾十種以上吧。但剩下等着研究、校訂、刊行的寫本，比已出版的多好幾倍。1902 年開始的十萬頌般若的刊行也還沒有結束。梵文大藏經的完成，不得不說還遙遙無期（註三）。

日本 出現慈雲尊者（註四）（1718 — 1804）的日本，在梵文原典的保存上，享有流傳比尼泊爾寫本更古老的貝葉的名譽。其數量可說很少，京都百萬遍知恩寺的多羅葉梵莢、法隆寺所傳的原本（註五）



，以及高野山的涅槃經梵本等，其年代縱使看起來很晚，也不會遲於西元第八世紀，那不是追溯到西元第十一世紀的尼泊爾本所能比擬的。

中亞 1891年英國騎兵上尉 Bower（註六）在龜茲（Kucha），和 1892年殉難的法國學術探險家 Dutreuil Rhins 在于闐（Khotan），分別得到樺樹皮的經文；這種經文的年代可追溯到西元二世紀。最初發現的原典爲佛典寫本中最古老的一種；這可說是一大奇緣。此後中亞爲世界學者所注目；從前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有俄國的 Petrovski 在中亞、西藏的調查，德國的 Grünwedel 和 Le Coq 四次以高昌爲中心的探險（1902—1914），法國的伯希和（Pelliot）以敦煌爲中心而發現數千卷古籍，日本的大谷光瑞師所率領的三次探險（註七）（1902—1914）。本世紀初葉，更有英國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前後四次的遠征（1899—1929）；他曾渡過從中亞到阿富汗斯坦的流沙，從事探險調查，所獲的成果非常輝煌。這些學者努力蒐集到的考古學資料和美術作品，可以說是本世紀最令人驚異的。其中，有以各種文字書寫的佛典，當然梵文佛典也不少。最近（1950）東洋文庫所收斯坦因帶回去的梵文的照片，就有 434 葉，每葉含有原本的表裡二面到八面的照片，因此原